



绍兴柯桥是全球最大的轻纺交易中心。图为文明全球的柯桥秋季国际纺织品博览会现场。 网络图片

洗白“染缸”，柯桥走对哪几步

来自全国最大纺织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启示

只有落后的技术，
没有落后的产业

离G20杭州峰会召开还有不到100天。在绍兴柯桥，整治印染企业的“亮剑”行动，都与G20峰会倒计时挂钩。

柯桥一共有202家印染企业，2016年2月64家被停产整治；5月，该市出台了号称史上最严印染行业改造升级标准。按照新标准，绍兴全市90%以上的印染企业面临改造提升，这场为保“浙江蓝”的地毯式行动直接刺激了当地染费每吨上调了600元。

绍兴滨海工业区是新的印染产业聚集区，到今年2月已有51家印染厂搬迁到此。有些企业达不到入园标准，通过兼并重组“抱团”入了园。新工业区统一供天然气和蒸汽，废水废渣统一收集。

这个聚集区门槛有多高呢？固定资产投资要高于7000万，印染年产能要超过3000万米，必须使用国际先进设备。搬迁企业天宇印染花了3亿元鸟枪换炮，新上机器全是意大利、德国一流品牌。乐高印染则花280万欧元从瑞士引进了一台“无水染缸”。

现在，乐高印染从生产到管理到考核，所有流程全部信息化，这种智能化管理控制使这家企业每年超千万返修费用降为零。这是柯桥印染企业升级的第一步——普及互联网这个基础设施，将传统纺织企业改造成智慧工厂，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近几年柯桥工业园专做纺织企业信息化的软件供应商环思科技业务量增加了30%—50%。

乐高总经理王华明去日本印染厂看到，20多台染缸只有6人在操作，而国内起码得用30人。现在乐高印染从韩国、日本引进的助剂输送系统能大大减少人为出错率。去年，乐高印染出口订单减少了四成，净利润率却提高到15%。

“现在柯桥正处在壮士断腕的阵痛期。”柯桥区有关负责人对山东考察团说。柯桥有20万人从事纺织业，印染产能占全国30%以上，浙江省大面积关停的“染缸”主要集中在这里。在绍兴，一张“排污许可证”含金量极高，甚至可用作抵押

日前，山东省中小企业局组织全省十六市中小企业局局长、特色产业镇镇长考察江浙产业集群。在中国最大的纺织产业集群绍兴柯桥，一场前所未有的关停并转正在进行着。柯桥纺织产业蝶变中，政府该抓什么该放什么？其转型升级路径对山东有什么启发？

本报记者 蔡宇丹



龙游红木小镇是当地红木龙头企业打造的产业聚集区，它更像一个特色景区。柯桥滨海工业区也准备打造一个类似的印染主题小镇。网络图片

物从银行贷款，而“排污权”网拍曾达每吨废水2.82万元。

根据浙江省要求，到2020年，所有没有在产业聚集区的印染企业要全部关停，这意味着那些没有落户滨海工业区的“低小散”只有死路一条。

这场砍掉了柯桥区1/3印染产能的迁移虽然带着悲壮色彩，但往产业聚集区迁移是产业升级，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常用手段。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杨亚强说，现在，山东也强调中小企业往产业园区集中，包括公共服务，产品检测、研发，都要装到园区里去。

山东考察团注意到，政策倒是推动企业重组和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在滨海工业区，污水排放量直接与企业用地指标挂钩，截至2016年3月，当地36家印染企业达成整合意向，建成9家大型印染集团。而在山东，地炼淘汰落后产能则和原油进口配额挂钩。

“淘汰落后产能是市场决定的，从市场上讲，低价竞争的时代已经结束。”浙江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兰建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公开报道数据显示，柯桥200余家纺织企业生产156亿米布，总利润13.11亿元；平均每米布挣0.08元，而印染环节，平均每米布的印染利润只有0.09元。

“赶走了和尚也空了庙，绍

兴轻纺产业链集群优势可否持续？”这是围绕柯桥印染企业关停并转的不同声音。有人说，这种大面积关停可能导致GDP出现巨大下滑，严峻性不言而喻。

柯桥印染业动一动，全球都要抖一抖。柯桥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对山东考察团说，“柯桥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产业聚集地，我们不可能让纺织业垮掉，我们会保留高端纺织。”

“只有落后的技术，没有落后的产业。”济南市中小企业发展办公室主任李贵荣感叹，当年，济南市也有纺织产业，说纺织是夕阳产业、污染之源、落后产业，到底怎么个调整法？不能三调两调就调没了。

要素资源配置：让好企业获得好资源

“临沂是板材之都，木业产业集群达到千亿，通过什么强有力手段去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是抓龙头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还是抓关停并转呢？”在考察中，临沂市中小企业局副局长李全军问。

“靠市场的力量。”这是江苏省经信委裔大陆处长的答案，同样的思路也发生在柯桥印染产业的蝶变中。

“浙江充分利用市场手段，给企业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政府两条路，一条路是拿着胡萝卜引着你往前走，一条路是在后面逼着你走。”浙江省经信委沈处长对齐鲁晚报记者说，浙江现在搞企业分类评价，根据打分给你差别电价，土地、用水、用电都有差别。

沈处长说的企业分类评价，指的是浙江省正在进行的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柯桥区是24个扩面改革试点县市之一。

在去年召开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说，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在于要素市场改革，通过市场化方式优化资源配置，让优势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

具体到浙江的这场要素配置改革，按亩均税收、单位能耗税收、单位排污税收、亩均增加值、单位用电税收等指标打分，将企业分成ABCD四类，实行差别化金融、财税、土地管理、用能、用水、用电等政策。用水上，ABC三类企业水价正常收取，但D类企业若超过核定用水量30%以上，按正常水价3倍收取。另外，A类企业可以在房产税等税费上有减免。

柯桥率先拿印染行业“开刀”试点。2015年8月，柯桥区在媒体上公布了202家印染企业的综合效益排名，最高的近6分，最低的0.19分，排名靠后的企业一下着急了，一旦被评为D类企业，基本上就属于被淘汰的“落后产能”了。

公共服务平台：龙头企业运作，才能产学研一体

倒逼政策随着G20峰会倒计时强势推进，但现实摆在这里：柯桥绝大部分是中小印染厂，技改、环保投入动辄几百万，如何承受这一巨大成本？同样，这些企业的设计能力非常薄弱，又如何提高产品附加值？

“公共服务平台在中小企业产业升级上起到了突出的支撑作用。”这是参观完柯桥科技园后，山东考察团的一个强烈感受。考察团成员注意到，江浙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的突出特点就是实行市场化运作，无锡的电动自行车检测平台，柯桥科技园的纺织服务平台都是如此。

柯桥纺织产业的公共服务平台大部分是浙江省现代纺织

工业研究院(简称浙纺院)为龙头承担的，企业也参与进去。柯桥区投入1.3亿元财政资金建立了柯桥纺织产业集群科技创新大厦交给浙纺院无偿使用。包括技术推广、培训、质检、花样面料设计、流行趋势研究、数码印花以及纺织新材料、面料、装备等中试基地，都由浙纺院相关平台提供服务。这些平台组建单位出4000万，绍兴科技兴市2000万专项资金购买设备，区政府再配套一个亿，建成后由浙纺院进行企业化运营，提供收费服务，纺织品检测中心每年获取的服务费占到浙纺院总收入的一大半。

“公共服务平台一定要围绕企业切实需求来做。重点企业牵头做公共服务平台，分工非常细，不光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对研发、人才、资金的配套上也是不遗余力，切实降低了企业成本。”柯桥区对这种生产性服务业的打造，给杨亚强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现在，兼具孵化器和公共服务平台的柯桥科技园由绍兴绿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运营。这家公司是由浙江省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浙江投资成立的。

该公司工作人员申屠俊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公司包括他在内3人负责科技园日常招商、运营和管理。每年政府给200万基本运营费，考核完成后一年总共可获得不超过800万收入。

申屠俊坦言，柯桥科技园还是政府主导的孵化器，这种模式在浙江已经比较落后了，浙江很多工业园区、众创空间、孵化器都是企业盖办公楼，企业化运作，运营企业都是带有各种资源的，把产业和资本更好地运作起来，运作园区效率提高很多。在北方，孵化器多是政府部门来运营、主导，最后政府主管部门沦为房东。

“浙江的在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上，比山东的理念要先进得多，有专项资金、有政府投入，有企业运营。理念上不转变的话，是不可能这样做的。”齐河县晏城街道办事处主任赵万涛说，目前莱钢工业园采用的也是这种方式，请德国的专业公司做园区招商。

下转B03版